■責任編輯：張旭婕 2014年3月6日(星期四) 香港文匯報WEN WEI PO
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

翠袖乾坤

連盈慧

「上下集」影后

談過余麗珍，不可以不談談于素秋，妙在正如「正宮娘娘」一樣，這一余一于，也算得是粵語片全盛時期同屬另類女主角，于素秋武功底子好，無疑得力於她的父親于占元，于老門下七小福訓練成材，他的女兒怎差得過當年的小師弟，于素秋拍武打片，一拳一腳，就來自于門正宗北派真傳，一口氣連踢十二枝紅纓槍的真功夫，就不是花拳秀腿需要替身的女星可比。

于素秋另類之餘，也有她的傳奇。

其一：她是準北方人，但是除了早期演過少量國語片，之後卻一直在粵語片圈中吃香走紅，二百多部影片中，武俠片就佔了一百七十多部，這數量，如果說關德興的黃飛鴻是「武王」，于素秋就是「武后」了。

其二：她粵語不靈光，卻主演了大量粵語片，而且其中不少還是大鑼大鼓歌唱片，脫不了外省口音粵語，怎可以拍粵語歌唱片？原來另有專人為于幕後代唱，妙在她夠聰明，口形無聲，卻有板有眼，居然瞞得過觀眾，其實就算明知雙簧，粉絲也還是喜歡，製片家不怕麻煩也有原因，因為于素秋影片賣埠受歡迎，星馬粉絲不問何片，于素秋是主角就捧場。

其三：到廿一世紀今天，電視午夜播映粵語長片，于素秋主演的，不止經常出現，而且很多還有上下集，上集賣座如不理想，不是徇眾要求，片商沒有信心拍下集吧，于素秋可說是「上下集」影片拍得最多的明星，如有懷疑，大家有興趣不妨留意一下，看看有誰破了她的紀錄。

其四：她沒有固定的男主角，除了是曹達華的銀壇師妹，也跟無數不同類型男演員合作過，就是文戲武戲時裝古裝反串都精彩，聽戲迷前輩說，她還演過《白門樓斬呂布》，可惜電視上未見播映，想像中她反串呂布，一定特別帥氣瀟灑。

其五：她這個北地女俠戀上南國蠻牛麥炳榮，這段南北姻緣可真是絕配，恩愛幾十年就更難得了。

琴台客聚

孫浩浩

討厭春天

許多文藝作品都會形容春天氣象萬千，綠草如茵，萬物充滿生機。不過，事實上春天潮濕的天氣多霧又多雨，時冷時熱，周圍濕濕漉漉，令人很不舒服，衣物難以乾透，潮濕天氣亦加速了細菌的滋長，廚房浴室都漚出霉味，亦令人四肢沉重，腰酸背痛。而今年的春天，更加發生了一連串不愉快的事件，令人的心情好像天氣一樣灰灰沉沉的。

公司宣佈有三部劇集要延期開拍，其中一部《十分一》是我有份參與的。延遲開拍的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為公司在裁員後，還未能趕及請到人手，至於其他原因暫不便透露，這事頗為影響同事之間的士氣。大家籌備了多時，之前我犧牲了聖誕、除夕等假期，放棄與親友相聚，甚至在農曆新年期間都足不出戶，就是為要趕在開拍前完成劇本。新年過後我們還安排了連串試鏡活動，千辛萬苦選定了演員，有部分甚至已跟他們講故事，讓他們了解角色，亦已跟designer溝通過，要如何替演員設計造型。有的演員初擔大樑，極其興奮，有的演員稍欠信心的，我跟導演就給他們十倍的信心，百倍的鼓勵。大家都眾志成城，希望能做齣好戲，誰知計劃擱置，心情難免受到影響。

同日，《明報》前總編輯劉進圖遇襲，身中六刀，傷勢嚴重，幸好大難不死，但雙腿的神經線斷了，日後仍需面對漫長的治療過程。在剛過去的星期日，不分左中右派，大伙兒參加了由幾個新聞團體發起的「反暴力．緝真兇．保法治」遊行，希望警方能盡早緝拿兇徒歸案。我在大學時候，也是讀新聞系的，從來不知道新聞工作者原來是高危工作，也開始為仍在各大傳媒機構工作的同學的安危而擔心起來。

參與遊行之後，當晚再傳來一個壞消息，母校樹仁大學鍾期榮校長離世。鍾校長是中國首位女法官，她的丈夫胡鴻烈是前全國政協委員及本港大律師，兩夫婦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創立了樹仁學院。教學資金龐大，要經營一所大學並不容易，當年港英政府曾有意資助，但兩夫婦持守其教學理念，寧願放棄金錢上輔助，也要堅持四年制大學教育。直至二〇〇六年，樹仁通過升格為本港首間私立大學。今天，不論在電視編劇界或新聞行業中，都有不少出色的傳媒人出身自樹仁大學。

壞消息一個都嫌多，可是上天卻像要考驗我們的忍耐力，雲南昆明發生恐怖襲擊，造成最少二十九人死亡，超過一百四十人受傷，報道形容兇徒手法殘忍，見人就斬，專劈頭頸，刀刀見血，若見傷者未死會再多補幾刀，事件是由疆獨分子策劃襲擊，不論兇徒的目的為何，採取這種兇殘暴戾的手段，實在令人髮指，必須嚴懲。

春天的灰霧令人沉鬱，雖然夏天炎熱多雨，但仍然盼望夏天早日降臨，猛烈的太陽能驅走霉味，雨水能沖走灰沉的悶氣，帶來希望及生機。

海闊天空

蘇狄嘉

春遊武陵賞櫻

「春遊賞櫻」是過去十年，三、四月份的外遊指定活動。遠至北美的華盛頓、溫哥華，近則以日本各處為主要目的地，其中京都更是每年四月初必訪之地，哪怕只是短短三日兩夜的周末遊，也要馳赴嵐山、哲學之道、京都御苑……與櫻花來一趟親密接觸。

去年底遊台中，經台灣好友指點，台灣也有賞櫻名所，而且是以單一景點包含櫻樹數量最多、櫻花品種繁雜見稱——那就是武陵農場。

據台灣好友推介，武陵農場位於台中市和平區，海拔高度平均約二千公尺，是台灣知名的賞櫻勝地，亦為雪霸國家公園內之重要遊憩景點。由於地處高海拔，因此，四季各有不同的景色，春天櫻、桃、李、蘋果花盛開，夏天盛產溫帶水果，秋天楓紅似火，冬天則是霜雪的銀妝世界。

只聽口頭描繪，已是相當吸引，而且是那麼近的距離，櫻癡如我又怎能錯過?!上網查找，發現武陵農場的櫻花季是在二月中，那二零一四年何不就來個二月台中賞櫻、四月京都追櫻！

要在二月花季去武陵農場賞櫻可不是想像中容易，武陵農場位處台中高山地帶，無論是從台中市或台北市出發，都需接近五小時的公路車程，而且是九曲十三彎的迴旋山路。更重要是農場內的住宿安排，我們這等海外來客總不成只作一日遊，匆匆來回，但花季期間，無論是高價位的度假村、還是低價位的國民賓館，都是一房難求！據農場管理團隊解釋，他們預設的三個月期訂房系統，基本上二月份花季的房間，在早一年的十一月一日開始預訂，通常一個上午時間已爆滿。

那如何才能實踐春遊武陵賞櫻之願呢？

百家廊

張衍榮

武昌城裡覓市井

改造，開發；開發，改造……在這種周而復始，你方唱罷我登場的「建設」中，武昌老城區的古建築一座座消失，擁有古建築的地盤一天天縮小。推土機、挖掘機發出巨大的轟鳴聲，巡司河填平了，筷子湖、歌笛湖不見了，保安街舊貌換新顏了，八舖街面目全非了，斗級營、火巷、都府堤名存實亡了……一夜驚覺，如此這般，偌大的武昌城，保持當初原始風貌的市井在哪裡呢？

帶着這一疑問，春節期間，我騎着自行車，托着小孫子到處「晃」，胭脂路、糧道街、青龍巷、得勝橋、古樓洞、閱馬場……專揀老街古巷鑽。

聽老輩人講過，當年這些地方都曾是名聞遐邇的市井之地——

明、清（甚至更早）時期的建築鱗次櫛比，舉目皆是，或民居商舖，或樓堂會館，清一色的青磚黛瓦，粉牆漆門，蔚為大觀。

這些建築典雅別致，古色古香，其風格特徵既體現着地域（如徽派建築）的影響，同時也留有某個時代的痕跡。它們是前人智慧和心血的結晶，是當之無愧的「立體的畫，無聲的詩，凝固的音樂」。漫步其間，你既可充分領略其迷人的風采，亦可品味出中國古建築的藝術真諦，甚至還可以聽見歲月滄桑的匆匆足音。觀賞這些建築，如同翻閱一部神龍不見首尾的歷史長卷，畫面生動豐富，色彩絢麗斑斕，勾畫塗抹，無不可圈可點。當你發出由衷讚歎的時候，會頓覺這是一種令人陶醉的精神享受，同時也是一種不可多得的學習機會。

市井構成中，除開建築等硬件外，還有更為重要的軟件元素，那就是胎生於農耕文明的世俗人情。

古老的市井海納百川，來自五湖四海的淘金者、謀生者，棲身在同一條街上，同一個巷子裡，甚至同一個屋簷下。他們既有身懷絕技的手藝人，也有學富五車的知識分子；既有腰纏萬貫的大老闆，也有一文不名的「臭苦力」。儘管他們職業不同，身份各別，光景也懸殊，但特殊的時空把他們拴到了一起，或朝夕相處，或早晚謀面，進而世代為鄰，相互依存，彼此都離不開了。大老闆的千金未必就不下嫁窮家小戶，同樣，碼頭工的女兒也未必就一定不配進豪門大宅。數代下來，不僅彼此知根知底，有的甚至「打斷骨頭連着筋」，成為名副其實的一家人。水井旁那些個淘米洗衣的婦人，嘻嘻哈哈，打情罵俏，沒準她們就是妯娌姑嫂；巷子口撞了個滿懷的悶葫蘆漢子或許就是姻親翁婿；至於師徒、鄉黨、契友、年誼等等之類的相好，那就不一而足了。

清晨，巷子裡早早響起倒馬桶的吆喝聲：「下河咯！」聲音悠長動聽，十分專業化。可一不留神時，擺在家門口的馬桶，就不知被什麼人幫忙給倒了。尤其上了年紀腿腳不那麼靈便的老太太，常常人還沒來得及出屋，馬桶就讓人給倒了，甚至還洗涮得乾乾淨淨給重新擺好了，弄得老婦人一愣一愣的。「個雜種事情的！」這種口頭禪式的「罵人」話，親暱疼愛，既是感謝，也是讚許。

早上，巷口老有人就着胡同風生煤球爐子，誰家的引火柴如果帶少了，旁邊就會有街坊主動勻他一些，同時還可能遞上一支當時不無奢侈的「洋煙」。這種時候，相互拍拍肩便是最好的表示。

中午時分，剛剛放學的娃娃總會抓緊點滴時間，聚在街頭巷腦爭分奪秒打玻珠，拍洋畫。小夥伴們的廢寢忘食，往往會因女人們「聯合兵團」的驅趕而一哄而散。可要發現誰家的孩子臨時無家可歸，一準會有人爭着往家裡領了去管飯。

傍晚，紅日西沉，飛鳥投林時，勞累了一天的男人會受到女人的體貼犒賞。那是幾盤小炒，幾盅湯汾，外加一碟花生米或蘭花豆。如果此時瞄見對脾氣的街坊路過家門，主家一定會不由分說將其拉進屋去呢兩口。三杯下肚，話匣子打開，「妻賢夫禍少，子孝父心寬」，聊的都是家長里短，也是人生哲學，看似淺顯，實則深奧，不是個中人，還真難解其中味。那些掏心窩子的話，是市井小民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的集中體現。他們的追求或許平淡了些，世俗了些，但是，熔鑄其間的真善美則是不容置疑的。間或，那些戲迷粉絲喝到興頭上，將筷子酒盅權作檀板鼓點，就着酒勁吼他一嗓子唱腔，或《四郎探母》，或《七姐下凡》，都是他們情有獨鍾的地方戲，雖不一定字正腔圓，但投入的情感則是實打實的。顯然，這樣的抒懷是暢快的，愜意的；這樣的日子是滋潤的，舒心的；這樣的氛圍是和諧的，溫馨的；這樣的關係是淳樸的，無私的……總之一句話，這樣的市井是充滿人情味的。

而四季之中，似乎唯夏夜的乘涼最可津津樂道了。

武漢是全國著名的三大火爐之一，夜幕將臨未臨之際，各家各戶早早搬了竹床、鋪板、躺椅去巷口空地，在約定俗成的自家地盤上擺好，然後又拎桶涼水去潑在熱烘烘的地面上降溫。晚餐後，男女老少帶着蒲扇或折扇，有的腳下還靸雙「舔板」（木製拖鞋），單衣薄衫大褲衩去乘涼。

露天下，人不分男女，一片連着一片，頭頂頭，腳抵腳，舒展地躺在竹床、涼席上。條件好點的，會在身旁點上一根棉條般粗細的鋸末蚊香以驅趕蚊蟲，環境差點的則用艾蒿來燻煙。如此沒有界限，沒有避諱，沒有禁忌，沒有私慾，沒有邪念的街頭混居，星夜露宿，此情此景，宛如一幅令人叫絕的社會風俗畫。

及待街坊鄰居差不多到齊後，會講古說書的便大顯身手，不是隋唐演義，便是聊齋誌異，那些傳奇英雄，狐仙鬼怪，有時聽得人如癡如醉，有時又叫你汗毛倒豎，害怕至極。尤其小把戲們，又愛又怕，夜深了往往不敢一個人進屋去睡覺。

那時城裡有湖泊，湖裡有荷葉、水草，岸邊便有螢火蟲。天上群星閃爍，地上流螢飛舞，「輕羅小扇撲流螢」，「臥看牽牛織女星」都不是虛構。說到這裡不免頓生感嘆，當年的家常便飯，不想今日竟成了奢望！

至於逢年過節、婚喪嫁娶等等之人情世故，可惜限於篇幅不能盡道。這裡只揀一件最平常的事說說：遠道造訪不期未遇，進退維谷，這時你根本不用慌，定會有街坊鄰居主動出面，替主人家盛情款待的。

往事如煙，不才尋覓市井，說白了，其實找的就是這些。它們是炎黃子孫的傳統美德，是市井軀體的美麗靈魂，是都市文明的帶血衣胞，是農耕文明元素「農轉非」後的開花結果，是我們一代又一代人的無比眷顧和無盡追求！

然而，毋庸諱言，隨着水泥叢林雨後春筍般的拔地而起，隨着拜金主義的氾濫和社會誠信的垮塌，住進連天廣宇的陌生人「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多少冷漠，幾多戒備，誰還能感覺得到「遠親不如近鄰，近鄰不如對門」呢？

這種狀況有如多米諾效應，瘟疫般影響着古街老巷。我看見，除了偶有老人歪在自家屋簷下曬太陽外，環境、風貌、氛圍、氣息等等皆不復存在。

改造，開發；開發，改造……古老的城市倒是脫胎換骨了，可市井卻也消失了。其實，消失的何嘗只是市井啊！

■網上圖片

七嘴八舌

小臻

善心和愛心

有時中國內地發生的事很有「中國特色」，外國沒有的。二零一四年春晚有個小品節目《扶不扶》就是想講「看到有人摔倒了，你會扶嗎」這話題，希望引起大家的關注和警醒人與人之間要互助互信。

可是大家笑完後，熱議後，還是發生「深圳一女士在地鐵口暈倒無人急救而猝死」事件，這說明因助人反被敲詐或惹麻煩的問題已成為市民的心魔，不易驅除。

曾幾何時中國內地是以民風純樸，人民熱心助人見稱，年輕人都推崇大公無私，為人民服務的精神，隨着社會的發展，生活的壓力，現在可能不易做到事事大公無私，為人民服務，但善心和愛心不應該因為社會變得現實而 失。

善心和愛心不需要奉獻你的財富性命，只需要你做人處事時不要只顧自己利益而損害別人。當你為多賺錢而生產劣質食品時，想一想如果你家人也吃了會怎樣。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呀！想一想善有善報，惡有惡報，賺了黑心錢都花不安心。當你遇到一些生命受威脅或生活陷入困境的人時，如果你有能力就伸出援助之手，拉他們一把，這不需要你付出重大的代價，而且你的善心會讓受助者感激一生。許多香港人讀書時不像內地要學習思想教育課，他們都是從宗教信仰或參加公益活動中漸漸培養出做人要有善心和愛心。

香港特首梁振英有句話講得很好：民生無小事，社會上的凝聚力，建立人心的互信就是由關心他們的生活開始。近日有內地省市主辦的「都市文明有禮．鳳凰與善同行」大型社會公益活動，他們進行街頭測試。找志願者在廣場突然「摔倒」，表情十分痛苦，測試市民的反應。有人看了一眼若無其事地走過；有人是遠遠地站住觀望；有人上前詢問後伸出援手，結果扶起摔倒的志願者的好心小伙子被獎一架汽車。他扶之前不知會換來獎勵的。獎勵是個手段，活動旨在倡導文明禮儀、助人為樂，傳遞社會正能量，傳揚崇尚高尚的道德。

其實當政府機構和執法部門聽到市民說：「不是沒有愛心，而是太擔心好人沒好報。」「扶了怕惹禍」的心聲應該反思，這種社會的信任危機是源於甚麼？你們是否也有責任？某些執法人員為何分辨不出誰是無心的跌撞，誰是刻意跌倒而故意敲詐？為什麼會發生有些地方的懲罰機制竟然是欺善而不治惡？正義是否得到彰顯？別以為一樁街頭小事就馬虎處理，草草解決了事。可知社會的正義和互信就在這一點一滴的小事中流失。現在有城市運用監控還施援者清白，以對付存心勒索的人已見效。有律師教市民在遇事時，若施救之前先用智能手機錄影，照相還原當時的事實，以便可自保，雖然可行，但是救人是刻不容緩，却先花時間自保再救人，這樣做很悲哀。建立好的社會風氣是整個社會的進步，需要市民共同努力！

隨想國

興國

鉛字的回憶

黃仲鳴在書店看到台灣出版的一部新書：《活字：記憶鉛與火的時代》，大喜之下即時購買了，然後他回憶上世紀七十年代剛踏入報界時，與鉛字為伍的歲月。

看了他的文章，我也想起我初入報社工作時與鉛字為伍的日子。我對新聞和編輯工作，本來是一竅不通的，只是因緣巧合，與過世了的老編輯老作家駱學良，筆名馬各父子，時常去釣遊，既溪釣也海釣。而就在那段時間，台灣新出刊的報紙，要開闢一個戶外版，請馬各去擔任主管，他就要我去當編輯，我對他說我不懂新聞更不懂編報，他說他教我。於是我就當了戶外版的編輯，晚晚看稿下標題之外，還要去拼版房把版面組織起來。

那時還沒有電腦組版，不像如今坐在冷氣房裡舒舒服服地編版。那時要組版，要到鉛字房去，因為發的稿寫好經編輯下好標題後，就發到撿字房去撿鉛字，鉛字撿完了，要經過排版的過程，是把一個個鉛字排列起來，遇到走文碰到另一標題時，要設法解決。不像如今的塊狀編排。一塊塊整整齊齊的往版面上擺就可以。

拼版時，還得對拼版師傅客客氣氣的，不然他一不高興，遇到文字走不下去時，就乾瞪着眼看你怎麼辦。其實拼版師傅都心中有數怎樣拼，因為多年經驗嘛，所以，生手都會聽他們的安排。

以前有所謂手民之誤，說的就是撿字工人撿了錯字。如今這手民，都變成自己打字的記者了，責任都在記者身上，與撿字工人無關。記得以前作家倪匡每天在兩份報紙寫連載，他的草書就只有一位撿字工人認得，怎麼辦？聽說是那位撿鉛字的工人，每晚都跑兩家報館去撿他的連載小說。如今沒有了鉛字，這些問題都不再存在了。一個鉛字時代，也因此而結束了。

五味人生

陶琦

胡麻餅

友人到外地旅行，帶回幾盒點心作為手信，其中有一道胡麻餅，眾人嘗了都一致稱好。我也獲贈了幾枚，用為茶點極佳，或者早上起來煎一條培根，一個雞蛋，夾在胡麻餅裡，就着一碗熱騰騰的白粥吃，也是十分愜意的享受。

胡麻餅是兩面沾滿了芝麻的烤麵餅，餅裡加有油酥——把薄薄的豬板油摻入麵餅，一起入爐烘烤，藉熱力將脂油滲透到麵餅裡，增加餅的油香和滋潤感。如此烤出來的胡麻餅色澤油潤金黃，酥脆的表皮，一口咬下去，酥皮裂開，裡面油潤溫軟，滿口細膩的麥香和芝麻香。

說起來，胡麻餅一名能夠沿用至今，也經歷了頗多的坎坷。清代《通俗常言疏證．飲食》曰：「石季龍諱胡，改胡餅為麻餅。」五胡十六國時期，後趙武帝石虎忌人提及「胡」字，曾下令將胡餅改為「麻餅」。宋人張師正的《卷游雜錄》曰：「市井有鬻胡餅者，不曉名之所謂，得非熟於爐而食者，呼為爐餅宜矣。」北宋初期，也曾出現過文化斷層，市井小販不知胡麻餅的淵源傳承，亦改名為「爐餅」。但是，不管是官方還是民間改的名字，最後都沒有被民眾認可和接受，說明這道小食有其特殊的味型和氣質，人們不易其名，是便於與其它的食物嚴格區分開來。

我親睹過胡麻餅的製法，和麵、製坯的環節，都無甚新奇，最出彩的地方是為剛做好的餅坯蘸芝麻。大師傅捧一個竹簸箕，裡面盛滿精心挑選過的白芝麻，把數十個餅坯子放進去，順時針輕輕旋幾旋，又逆時針旋幾旋，餅坯的底部就均勻蘸滿了芝麻。大師傅的手再往上猛地一抖，所有的餅坯子就像被遙控了似的，全部翻了一個身，再旋幾旋，另一面又蘸滿了芝麻。整個環節，就像陶匠侍弄剛捏成形的工藝品，既快又具有視覺美感，沒有多年的手藝積澱，是掌握不了這門技藝的。

烤胡麻餅的爐子也很有特色，是做成一個大桶狀，爐頂處有一圈鐵板，專門用於烙餅。蘸好芝麻的餅坯先放在爐頂處明烙，待底部略為焦黃，再換一面，有了六七分的光景，再送入爐膛裡烘烤。如此既能縮短烘烤的時間，避免烤焦，同時也可以避免餅上的芝麻脫落，影響風味。畢竟胡麻餅少了芝麻，也就名不副實了。古代有個笑話：有人吃胡麻餅，吃完猶覺落在桌面上的芝麻可惜，就用手指蘸了口水，假裝在桌面上寫字。到最後又猛力一拍，將桌縫裡的幾粒芝麻震出，嘴裡卻假裝歡欣道：「我想起來了！」

我每次吃胡麻餅，看到有芝麻簌簌脫落，覺得很可惜，有時會下意識想要用手去接，隨之想起這個笑話，又會為有相似的反應而會心一笑。